

最为广泛的阅读 如何消解了作者自身在文学史上的存在

——从近期“小王子三部曲”引发的争议说起

袁筱一

直至最近“读客”的“小王子三部曲”招来所谓“营销无底线”的指责之前，我觉得小王子真的还算是生活在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里，虽然他的缔造者圣-埃克苏佩里是因为战争消失的。

长期以来，我好像对《小王子》总是不大敏感。大约是初次阅读就造成了心理阴影的缘故：我至今仍然能够回忆起第一眼看到的，圣-埃克苏佩里画的那条蟒蛇，我毫无疑问地确定这是一顶帽子。

关着肚皮的蟒蛇就好像是一道考题，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心里还保留着童真——而在少年时代就做了这道考题的我，应该是沮丧地想过，看来自己过早地跨入了成人的行列，属于圣-埃克苏佩里鄙视的人群。

不知道此后数度拒绝再译《小王子》是不是多少有些“力脱斯特”的成分。当然，我为自己找的理由是已经几百个版本了，若为出版的缘故，不至于再译。但是身边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译了，我也为他们（尤其是她们）感到欣喜，

因为我相信他们是为自己译的，或者是为了孩子。总之是为了一个简单的，不掺杂任何不纯粹的心愿，就像小王子在驯服了狐狸之后，终于明白，他的玫瑰是“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”，因为只有他用心体验过“她的哀怨”，“甚至是她的沉默”。世界上并不少一个《小王子》的中文版，但是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是会少一个属于自己的《小王子》版本。

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吗？《小王子》固然版本众多，但在我的印象里还相对平静，并不像某些作品那样，为了谁译得更好会吵得不可开交。直至最近读客的《小王子》三部曲招来所谓“营销无底线”的指责之前，我觉得小王子真的还算是生活在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里，虽然他的缔造者圣-埃克苏佩里是因为战争消失的。

将作者削减成他的一部作品，倒不见得是圣-埃克苏佩里独享的境遇：同在20世纪，杜拉斯基本上可以等同于《情人》，昆德拉也基本上可以等同于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。

“读客”的“小王子三部曲”除了《小王子》之外，还加入了《风沙星辰》和《夜间飞行》，有一个底线倒是还没有破，那就是都为圣-埃克苏佩里所作。说来也很有意思，大家提到《小王子》，都不约而同地说，它在世界上受欢迎的程度仅次于《圣经》（也有说在世界最畅销的书单上名列第五位），被译成300多种语言——更不要说一种语言还可以有几百个版本——可是，除了《小王子》呢？

将作者削减成他的一部作品，倒不见得是圣-埃克苏佩里独享的境遇：同在20世纪，杜拉斯基本上可以等同于《情人》，昆德拉也基本上可以等同于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。不过圣-埃克苏佩里似乎更加特别一些。我一向觉得，他和差不多同时代的塞利纳正好是两个极端：一个似乎要永远被法国的文学史关在门外，但又是文学史和评论家们舍不得放过的话题；而另一个的作品老少咸宜，所以早就进了文学的“先贤祠”，可文学史和评论家却不知道该怎么来谈。就像怎么也找不到出事飞机的残骸和能够证明他死亡的物件，于是不能真的把他的身体迎进先贤祠，只能在先贤祠里办办他的展览一样。至少在我接触过的

如果圣-埃克苏佩里还活着，想必对“三部曲”之类是不敢苟同的。因为“三部曲”的价值判断，属于小王子遇到的第四颗行星

实际上，如果“读客”真的想要营销圣-埃克苏佩里，海德格尔的这句无从考证的评价倒是远比三部曲之说有用得多。如果这则轶事是真的，相信吸引海德格尔的，绝对不是《小王子》中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，而恰恰是他呈现人类命运思考的方式，那种把肚子里吞了一头大象的蟒蛇画成一顶帽子的方式。仔细想想，即使不是花上一辈子，也决计需要花上一些时间，才能够明白，为什么见到了“我”用来敷衍草草画就的箱子，小王子会笑逐颜开，认为这就是自己要的绵羊：那是尚未受到制约的人类的想象力的致敬，那也是对尚未受到污染的话语的致敬。我们普通人等，比起圣-埃克苏佩里，距离自己的童年要远很多，在回去的路上也需要绕太多的弯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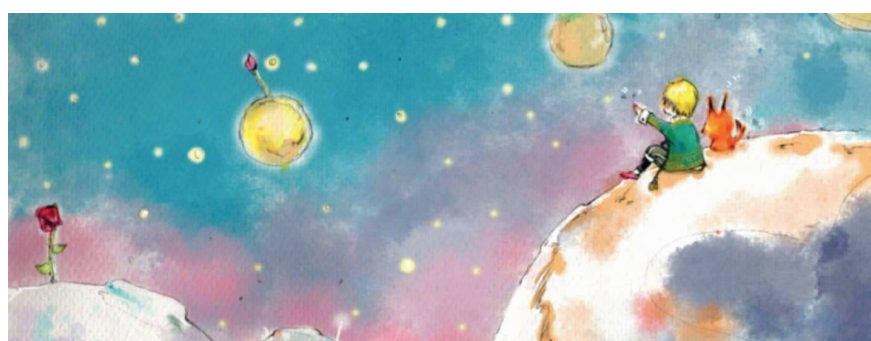
那么悖论呢？“读客”后来的辩护词里说过去，他们自以为有功德的，是借“三部曲”这个噱头向中国读者澄清，《小王子》并不是一本给孩子读的童书。这话用来辩护有些牵强，但也道出了一个道理：一旦我们跨越了童年，进入成人世界，大约很难明白极筒的美。比起《夜间飞行》或是《人类的大地》，《小王子》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，是因为它为极筒之美找到了合适的形式。而同样存于圣-埃克苏佩里其他作品里的极筒之美，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偏偏《小王子》又是一部无法让文学史谈论的作品。就好像最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篇关于“微信之父”张小龙的文章，文章里，老板马化腾要张小龙小心“摇一摇”功能被人抄袭了去，张小龙回复说，这个功能“已经做到最高级，极筒是无法超越的。”——无法超越、无法谈论，甚至无法模仿，这是一切极筒之美的命运，当然便也是《小王子》的命运。

文学史中，圣-埃克苏佩里的名字理所当然会出现，但绝对不会占到太重要的位置。贾巴尼翁在他的《二十世纪文学史》里也只是将他作为马尔罗的映照，不仅只有两三行涉及——对《小王子》只字未提——圣-埃克苏佩里本人，而且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那些叙述飞行员的小说并没有“翻新小说的形式”。

无独有偶，前些天法国作家，同时也做文学理论的菲利普·福雷斯特访问中国巡回演讲，有一讲是关于圣-埃克苏佩里的，也是谈到这位著名的飞行员作家面临的悖论：被最为广泛的阅读消解了自身在文学史上的存在。他谈到2009年，法国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之一《新法兰西杂志》庆祝百岁之时出过一期特刊，邀请二十多位年轻作家选择一位年长于自己的，曾经为杂志撰文的著名作家，撰文向他们表达敬意。令他感到惊讶的是，没有人选择圣-埃克苏佩里；而另一些，例如普鲁斯特，例如纪德，则是众人争抢的对象。福雷斯特自告奋勇捡了个漏，但是他还说到另一个未经考证的轶事，可能更为有趣：据说复杂至极的海德格尔说过，圣-埃克苏佩里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。

最后可以说说那个“三部曲”了。相信“读客”的营销也心知肚明，“三部曲”并不存在。倘若这个“三部曲”成立，那几乎圣-埃克苏佩里的所有作品都能够构成“X三部曲”，因为与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，他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文学上不断超越自我之类的事情。他的写作全都围绕着他作为飞行员的经历：在那个时代，有谁能够比飞行员更加懂得极限、危险、自由与诱惑？而在所有的飞行员中，又有谁能够像圣-埃克苏佩里一样，凭着一腔在动荡时代的责任感和道德感，凭着要找回被成人世界摧毁的童年的执念，从飞行的传奇里衍生出了文字的传奇呢？我喜欢他另一则也是不无悖论的轶事，据说他当年报考海军军官学院未被录取，就是跟在他的文学科目上！于是他注册去读了建筑……《小王子》中开了肚子关了肚子的蟒蛇都没有人欣赏的桥段也不是空穴来风。因而我的理解与“读客”正相反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想必对“三部曲”之类是不敢苟同的。因为“三部曲”的价值判断，属于小王子遇到的第四颗行星。

（作者为翻译家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）



彩色与黑白，是回忆与现实的对照。图为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剧照

众说纷纭《后来的我们》

最好的是演员，周冬雨完全开辟出自己的戏路。小井进步惊人，已长出美丽。最差的是编剧，没有一场完全连贯的戏，几乎都是拼的。

——华盛顿樱桃树

我能指出这个片子一大堆问题，但是，还是会被一些细节所感动，就好像周冬雨说I miss you的时候。看完之后，你就明白，这确实是刘若英的电影，整个电影都非常刘若英。另外，这差不多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周冬雨了。

——桃淘淘电影

故事是攒出来的。台词是矫情玛丽苏的。故事的设定是刻意为之的。有故事的人不见得会讲故事。

——Your MR.R

文本底子不算创新，三幕的时间感也略统一，但情感始终是沉甸甸的，多次打破小生光圈，能看到刘若英还是有导演意识的。这是40岁后的她，在努力和40岁前的自己保持距离。

——法兰西胶片

黛曦拆电影

我看到物理距离的接近 却未见两颗心的融合

——评正在上映的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

陈黛曦

听说《后来的我们》写的是爱情，就急急忙忙去看了，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缺爱情了。影片行进到40分钟左右，男女主人公终于有了身体的关系。其实，像这样一对儿俊男俏女，打一场观众便心里有数，走到这一步是一定的——不然就是文艺片了。

两小时的片长，用整整40分钟来为这一步做铺垫，可见导演要的是由陌生到相爱的渐变。可惜从火车上的相遇，到同在电脑商城里工作，再到搬进同一间蜗居，最后睡到了同一张床上，我只看到了物理距离的接近，却未见两颗心灵的融合。导演对爱情明显缺招，在出租车上大喊，在深夜的车站嬉戏，爱情只停留在拗造型的层次，像硬塞给观众的罐头植物，死气沉沉，不是活物。我不由想起了《甜蜜蜜》，相似的故事，却有自然生长的爱情，像藤蔓植物在人间烟火里九曲蜿蜒。观众鼻子一酸，爱已枝繁叶茂。

《甜蜜蜜》的最后，两人在纽约的街头重逢，相顾惘然，对视而笑，岁月长，衣裳薄，内心沧海桑田，竟无语凝咽。座下观众泪崩。《后来的我们》，自己在银幕里哭得死去活来，底下的我们，没有感动，只有尴尬。电影号称写爱情，结果满片逻辑不通，爱不知为何起，也

不知为何灭。前半段爱情输给了房子，后半段房子输给了爱情。满口只要房子的女主在男主终于买了房子后，忽然改变了尊严，这个时代的爱也实在没标准了。

《甜蜜蜜》志不在写爱情，它的英文片名叫almost a love story（几乎是爱情故事）。《甜蜜蜜》要写的是一个大时代中浮躁的人心，却一不小心成了爱情经典，碾碎了每一位观众的心。好的爱情故事不是男女主演哭作一团，是观众从此再也放不下这两个小人物，每每回忆他们的故事，顿生出“浮生若梦为欢几何”的感伤。

《后来的我们》中的爱情是预设的、平面的。缺乏心理层次，也就没有生长。方小晓一开始就没把林见清当回事，经历了几段不靠谱的恋情，忽然在一个除夕夜觉得这个一直照顾自己的男人可以当男朋友。《甜蜜蜜》中的李翘一开始也没把黎小军当回事，见到他腾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打钱的主意，将他介绍进语言学校，赚人头费。看他身强力壮，又派他跑腿送花。两部影片的共同之处，在于同样是独在异乡为异客，两颗年轻而孤独的心灵渐渐靠拢。但《甜蜜蜜》的高妙之处在于直到影片30分钟处两人亲密接触时，依然谈不上爱情。风大雨大的除夕夜，两个失意的灵魂依偎在一起取暖。那一夜没有爱情，只有孤单，至少对李翘来说是如此。这正是陈可辛为他们的爱情构筑的台阶。

方小晓在人设上跟李翘特别像，早熟、世故、心大。她们拼死把自己种在异乡的土地上，小心翼翼为自己争得一切养分。为了在这片跌倒了怕也是比别处疼一点的地方活出人样，她们可以放弃爱情。爱情不是信仰，成功才是。当爱情跟成

功夺养分，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爱情拔掉。方小晓这样的女人，又怎么会轻易对爱情低头。《甜蜜蜜》里，直到缺心眼儿的黎小军送了李翘一根和未婚妻一样的手链，这个心比比千多一窍的姑娘忽然被击中，却说出了最戳心戳肺的台词：“黎小军同志，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你，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我啊！”最高明的爱情戏，是在不爱时拥抱，心动时分手。

细数《甜蜜蜜》的情感层次，可以看到五六级阶梯。卖人头时的欺负，孤单时取暖，心动时分手，爱而不能复合，又迅速分别……最后的最后，上升成一种宿命。观众随着这样厚实的情感积淀一步步攀高，到达山顶。两人的脸渐渐隐没在邓丽君的歌中，观众忽然脚下一空，跌进编剧的黑洞。好的爱情戏落下的心病，叫一辈子走不出来。见清与小晓的爱情没有这层层肌理，薄得只有一张皮，纸片似的，别说推敲了，一戳就破。稍有点生活阅历的观众就会觉得这段爱情太轻，根本不值得再用一小时来纠结。

《甜蜜蜜》居然还有空做两个让人难忘的次要人物。杜可风饰演的补习班英语老师与欢场女子的副线蜻蜓点水。命如蝼蚁人似蝼蛄的低贱生活，爱情像黑透了的人生中闪过一瞬烟花。黎小军姑姑的这条副线一直埋着，观众认定是痴婆子花痴明星。最后用一张合照揭开底牌。年轻的姑妈美得食人间烟火，与大明星的一夜情支撑着这个痴情女子了此残生。在回忆中溺水身亡的一刻，她还在甜蜜。原以为是个装千尺，没想到竟然是夏雨荷。“几乎是爱情故事”的《甜蜜蜜》，不止一个爱情故事。

我其实一直挺喜欢周冬雨的，

出道八年，将近20部作品，特别拼。她不是国民小花的脸，戏路有点像早年间的白百合，冒着傻气，却叫人心疼，特别适合普通人的初恋。如今的周冬雨对纯熟演技的理解似乎仅仅停留在“在镜头前放心大胆地哭，在镜头前没心没肺地笑”。除了没碰上几个像样的电影剧本，可见她也没碰上什么好导演，便越来越不明白，好的演技不是放肆，而是克制。

不知奶茶姐姐有没有觉得，文艺、孤单、恨嫁这些人设在女导演的抬头下都没那么好用了。虽然唱歌可以靠调音，演戏可以靠抠像，可是执导爱情片，没点手艺，是糊弄不过去的。网络上最出名的那期综艺节目，我少女时代就看过，当初哭得稀里哗啦，总觉得刘若英这对师徒回除了师徒缘还有一世情。这次为写文章，找出来再看，忽然看懂了男人当时那副爱搭不理的样子——他根本不爱她。刘若英就是个单恋的主，难怪对爱情那么缺招。从唱歌到演戏，他得以她的能力，原不该走那么远。《甜蜜蜜》里，只有豹哥懂李翘，就像在黎小军的新婚之夜，李翘辗转难眠，豹哥一下点破了她的心事。每个女人一生中可能都会遇见好几个黎小军，但只有一个豹哥。刘若英也注定失去了她的豹哥。

《后来的我们》，哪里有爱情？！好不容易在一个微雨的午后抛夫弃女，摆脱生活的地心引力，想逃去电影里找几两爱情，却被劣质的剧作与表演打回原型。人到中年，连造的电影也不能拯救，那到底要上哪儿去找一钱半夏，一钱兼葭，来解我三分相思五分梦里繁华？

（作者为影评人）

